

北洋猛士徐樹錚

王成聖

一生只佩服三個人

語識無端，聽大江東去歌殘，忽然感流不盡英雄淚；
邊才正亟，嘆蒲海西顧事大，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

上一聯，是民國十四年深冬，南通狀元，民國首任實業總長張季直（謇），輓故陸軍總長，昭威將軍徐樹錚之作。「語識無端，聽大江東去歌殘」，係指徐樹錚在考察歐美各國政治，載譽歸來返抵上海以後，曾經和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相偕到南通去拜訪張季直。置酒高會，縱談世局，當與會淋漓之際，徐樹錚忽焉出語不吉，他又自告奮勇，唱了一折大江東去。旋不久徐樹錚北上，入京出京，終在廊房被馮玉祥密令部下張之江所殺，噩耗傳來，使張狀元回首前塵，不勝愴悼，撰此一聯以輓。「蒲海」指的是新疆鎮西縣西北的巴爾庫勒泊，唐朝的時候叫婆悉海又名蒲類海，因為當時蘇聯正以第三國際為工具，和馮玉祥有所勾結。西北風雲日亟，國人咸表憂慮，所以張狀元興起了這麼深的感慨。

徐樹錚廊房見殺，不僅是當年中外矚目，震撼朝野的大新聞，而且對於一部中國現代史，也有重大深遠的影響。徐樹錚是北洋軍閥中出類拔萃，空前絕後的人物。一手創立北洋軍的袁世凱，終其生對他的部下威重如山，不假辭色，因而使蓬萊秀才，直系靈魂吳佩孚，都發過「軍界人才帳下狗」的牢騷。但是袁世凱在北洋武

人之中，唯一忌憚疑懼，不惜盡量加以壓抑的，就祇有一個徐樹錚。北洋系的第二號巨頭「相國」徐世昌，一向是袁世凱的心腹肱股，首席智囊。然而世人却以「大徐」徐世昌與「小徐」徐樹錚相提並論，實則徐樹錚的文才武略尤在於徐世昌之上。袁世凱的一隻鐵臂，得力幫手，畢生自詡「三造共和」功勳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他一直對徐樹錚言聽計從，始終倚重。視徐樹錚爲他的靈魂心腎，須臾不可輕離。

民國十二年冬，孫中山先生以非常大總統的名義，在桂林設大本營，準備北伐。徐樹錚卿段祺瑞之命南下督謁，籌商大計。中山先生即曾很高興的說過：

「徐君此來，慰我數年渴望。」

徐樹錚在桂林勾留多日，使他得聆中山先生的高論，爲之衷心敬佩，十分傾倒，往後逢人便說：

「孫先生一談起國際形勢，和國際地理，真是歷歷如數家珍。」

張謇是袁世凱的老師，東南物望，國之大老，推崇徐樹錚是「英雄」、「邊才」、「龍虎人」。那位以光緒帝師自許，目高於頂，對於北洋武人向極輕視的康有爲。當徐樹錚在廊房遇害，他也至爲痛悼，寫了一篇輓詞，大罵馮玉祥：「大盜竟殺猛士兮，天人起邦家疹瘁之愁」。尤其讚譽徐樹錚：「其雄略足以橫一世，其霸氣足以臨九州，其才學兼文武，其識通於新舊。暨營內而拓外，翳杜斷而房謀。又剔歷乎域外，增學識於四洲，其暗鳴廢千人，其洞視無全牛，其飛動高歌擅崑曲，其嫵媚清詞追柳周。」像這麼樣的極力揄揚，由而也可知徐樹錚在康聖人心目中的份量。

徐樹錚，字又錚，江蘇蕭縣人，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庚辰陰曆十月初九生。幼號鐵珊，又曾自號則林，徐則林顛倒過來便是林則徐，這是他崇拜林則徐的一種內心自然流露。民國初年，有所謂「大孫」——中山先

生，「小孫」任過內務總長的孫洪伊。「大徐」徐世昌，「小徐」徐樹錚。和「大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貴之稱，風行中外，歷久不衰。但是，才氣縱橫，睥睨一切的徐樹錚，他的一生之中，大概祇佩服 中山先生，今總統蔣公，和他的老師兼頂頭上司段祺瑞三個人。民國十一年他訪桂林，謁 中山先生，跟桂林大本營的要人多所往還，也曾察人入微。回到上海時，他和一位北洋系的老輩人物方立之說：

「這次桂林之行，見到了許多名滿天下的人物。但是將來真正幫助孫先生成功的，一定是那位蔣介石先生。」

五官並用工詩能文

不久，他聽說 蔣先生已自桂林回到寧波，他便上書 中山先生，請孫先生切切不可讓 蔣先生就此離開。一方面又直接致書 蔣先生，請他千萬不要離開孫先生。徐樹錚把這兩封信拿給方立之看時，方立之還開玩笑的跟他說道：

「這是國民黨在鬧家務，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徐樹錚却正色的回答他說：

「這是關係大家，關係整個國家民族的事。我們怎能不關心呢？」

十年後，民國二十一年，徐樹錚墓木已拱。方立之在他跟徐樹錚的哲嗣徐道鄰，提及這件往事的時候，還曾不勝歎歎的說：

「這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回想起來，我真佩服又錚識人的眼力！」

徐樹錚被段祺瑞延攬入幕，担任記室之年，徐世昌就已經是清廷的廟堂人物了。可是他對這位北洋首要一致尊稱「老相國」，曾經任過北洋首揆，北府總統的徐世昌，却並不怎麼佩服。甚至以爲徐稱「大徐」，他爲「小徐」與之齊名於世爲憾。民十四年徐樹錚拜「考察歐美日本政治專使」之命，道經英倫，訪問各國。漢巧我國駐英公使顧維鈞調升外交總長，由遜清舉人，廣東梅縣籍的老外交官朱兆華代理。當英國外交部爲徐樹錚所舉行的盛宴席上，朱兆華起立介紹，他簡而短之的說：

「這位是敝國有名的將軍，綽號小徐。」

在國際坵壇的正式宴會場合，像這樣的介紹詞，未免失之於過份簡略疏慢，而且很不得體。就個人來說，徐樹錚一向就不願意和徐世昌同列，不喜別人喊他小徐。因此，當場引起開堂大笑。使坐在一旁的徐氏隨員竟至侷促不安，他們以爲徐樹錚一定會攢眉不快，對朱兆華的前程，勢將大有影響。

殊不知，徐樹錚竟會在一陣開堂大笑過後，從容起立，欣然致詞說：

「朱公使介紹本人，誠然不錯。敝國朝野人士，對於本人俱以『小徐』相稱。那是因爲敝國在五代的時候，有兩兄弟，一般的文名藉甚，時人稱爲『二徐』。兄是『大徐』，弟則爲『小徐』。假如有人稱前大總統徐世昌爲『大徐』，因而叫本人『小徐』的話，那麼本人就一定會勃然大怒了。」

他指的是南唐時代齊名江左的徐鉉與徐鉉，兩兄弟都是卓然一代大家。由這則軼事，可知徐樹錚讀書之多，腹笥之廣，同時他在大場合中也有足夠應付場面的機智與幽默。祇不過，末後一段率直表明他不願與前大總統、北洋第二號人物徐世昌同伍，那就未免過於意氣如虹，目無餘子了。

這一則軼事還有下文：——宴會過後，隨員薛學海（觀瀾）問徐樹錚：

「朱公使呼公『小徐』，你爲啥那麼樣的得意呢？」

徐樹錚怡然的答道：

「觀瀾，你不知道南唐徐鉉也擅長崑曲呀？」

工詩，能文之外，徐樹錚最爲時人艷羨的是他能五官並用，案無留牘。捨此，便是他擅崑曲，又嫻於撚管，這是他平生最大的嗜好。當他在段祺瑞幕中掌記室的時候，他便在文案室裏，一手執筆，一條腿翹在椅子上，口裏哼唧唧，批閱重要公事。段祺瑞一見他這副弔兒郎當的模樣，總是失聲而笑。有時也難免規勸他幾句，批公事上公事房應該莊重一些，但是徐樹錚却積習難改，一逕如此。段祺瑞愛他的才，只索由他。

袁世凱都怕他三分

民國九年，皖直戰爭，段祺瑞錯不該重用無能之輩段芝貴，任他爲西路軍總司令，和直系主帥與大將，曹錕、吳佩孚正面交鋒，反將東路總司令昇予徐樹錚。「一着錯，滿盤輸」，皖軍因而大敗，北洋皖系自此一蹶不振。徐樹錚是直系的死敵，倉卒之間，不及撤離，他只好避入東交民巷，由日本公使館加以庇護。此公却本其強項脾氣，時常和保護者，東道主吵架。三閱月後，日本人設法把他藏在一只柳條箱裏，偷運出北京城。徐樹錚身材魁梧，屈身箱中縮成一團，滋味很不好受。他竭力忍耐了數小時之久，方始平安脫險。事後，朋友們問起他在那一段時候，都在箱中「做什麼？」徐樹錚坦然答道：

「一路之上，我都在默溫崑曲。」

十四年底徐樹錚冒險入京，就在他聽說風聲不好，馮玉祥即將加害於他，他已決定十二月二十九日出京南

國元年一月，當革命軍和清軍南北對峙，清廷連續召開御前會議，都沒法決定和戰大計的重要結骨眼上，由段祺瑞領銜，清軍前方四十二員將領，拍出張共和的通電，迫使清廷在三天後便宣告決定退位，又六日完成南北雙方協議，再六日頒下退位詔令。這一個被段祺瑞自詡爲「三造共和」第一功的電文，就出諸徐樹錚的手筆。

民國肇建，中山先生和袁世凱相繼出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當國時期，段祺瑞一直在當陸軍總長，其間還曾兩度代理國務總理。袁世凱以段祺瑞爲他的鐵臂，段祺瑞則以徐樹錚爲他的心腹。民國三年，在段祺瑞的力保之下，徐樹錚開始從段氏幕府脫穎而出，登上了陸軍部次長的寶座。同年五月一日，袁世凱爲洪憲稱帝鋪路，成立「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用意無非是想逐步收回北洋舊人的兵權。段祺瑞明知其故，他開始採取不合作主義，表示沉默的抗議，經常不到部辦公，所有的公事都由徐樹錚代拆代行。袁段之間出現裂痕，使袁世凱對徐樹錚益發猜忌。民國四年，正當袁世凱稱帝鬧得如火如荼，段祺瑞反對老袁登基的意向，也就越來越發明顯。一日，陸軍部有一名公役，私運炸彈進辦公室，顯然有所企圖。日本報紙，甚至直指這是袁世凱在下段祺瑞的毒手，段祺瑞從此蟄居府學胡同京寓，絕迹於陸軍部。袁世凱老羞成怒，曾經召見段祺瑞，表示非撤換徐樹錚不可。當下，段祺瑞便不惜反目相向的說：

「很好，請大總統先免我的職。然後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段祺瑞一心衛護徐樹錚，不惜以去就力爭，使袁世凱也不禁氣之爲奪，無可奈何。不過，到了五月初，袁世凱籌備帝制愈亟，日本又提出了二十二條的最後通牒。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便直接的向段祺瑞挑戰，公然語人：

「現在陸軍部沒人負責，軍隊無法作戰，所以政府不能貿然決定抵抗日本！」

這是非常厲害的一着，逼着段祺瑞非辭職不可。否則，他就要担上迫使北政府承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千秋萬世罵名了。段祺瑞辭職照准，可是他的心腹徐樹錚，却猶仍以次長名義主持部務。段辭徐留，乃使袁家班施出了撒手鐮，六月，北京城裏爆發了「三次長大參案」，那是因為在朝在野的三首要：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卸任陸軍總長段祺瑞、財政總長梁士詒，都在反對帝制。於是袁世凱便使了個「殺鷄驚猴」之計，先拿三顯要的三位親信開刀。參財政次長張弧脅熊，參交通次長葉恭綽脅梁，參陸軍次長徐樹錚脅段。其中徐樹錚被按上的罪名是：訂購外國軍火，浮報四十萬元。

徐樹錚果然被劾去職，他為輿光養晦計，在北京創辦私立成達政治學校，採取德國的軍事教育體制，小學都需要住校，寢室設有暖氣、水汀設備，很像日本士官學校。小學生操木槍，中學生操三八式步槍，圖書館藏書之豐，清華北大皆不如。聘名師，嚴訓練，尤其注重國文。桐城姚永樸、永概昆仲、林琴南（紓）、馬通伯、故監察院長梁上棟、奉軍名將于珍，以及竺可楨、王雲五等俱曾在成達任教。高小數學，便用英文教本，造就了不少文武雙全的人才。迭曾在中外雜誌有佳作發表的劉方矩將軍，以及李立柏、唐君鉞等都曾是成達的高材生。

府院之爭直皖對立

民國四年底護國軍起，全國反對帝制，一致討袁的聲浪高上雲霄，袁世凱終於五年六月六日病逝新華宮。袁死黎元洪繼，段祺瑞則東山再起，承繼袁世凱的北洋首領地位。他出任國務總理，立即以徐樹錚為國務院祕

書長。詎料徐樹錚的驕橫跋扈是出名的，袁世凱畏忌，黎元洪更是兢兢心憂慮。當總統府秘書長張國淦轉達段祺瑞的擬議，泥菩薩黎元洪居然也挺起腰幹，一口回絕的擋了駕，他說：

「請你告訴總理，一萬件事我都依從他。只有這一件辦不到。」

然而，張國淦却深知段祺瑞的脾氣，黎元洪的率直回答，斷然不可據實轉告。他在無可奈何之中，挽出「北洋相國」徐世昌來，請他居間轉圜。徐世昌却先去見黎元洪，正告他說：

「我以爲一萬件事都可以不依從他，只有這一件事必須辦到。」徐世昌又打開天窗說了亮話：「不要怕又錚拔扈，芝泉（段祺瑞的號）已經够拔扈的了。再多一個，也壞不到那兒去。」

黎元洪力拒徐樹錚，但是其結果徐樹錚仍還是當上了國務院秘書長。這以後的民五府院之爭大政潮，波譎詭秘，精采百出。張谷先生在「中外雜誌」早已有極其生動而翔實的全盤報導，此處當不再贅。

由府院之爭導致了段祺瑞去職，督軍團之叛，再引起張勳復辟醜劇，黎元洪被迫出走，段祺瑞馬廠誓師，張勳兵敗而逃。七月五日，段祺瑞臨時刻了個木質大印自動復任國務總理。六日副總統馮國璋方始通電宣告代理黎元洪的大總統職務。十五日段祺瑞令准陸軍總長王士珍辭職，而由他自己兼任，徐樹錚再回到陸軍部次長原位。

於是，北政府又從府院之爭亦即黎段之爭，演變成馮段互鬥，漸漸的形成北洋直系、皖系的對立。馮國璋死，曹錕繼之而爲直系領袖，皖系領袖則始終是段祺瑞。段祺瑞極力主張武力統一政策，直系便不斷的扯他後腿。這其間徐樹錚爲增強皖系的力量，他曾編練參戰軍，促成北洋軍閥首要舉行天津會議，在廊房殺了奔走聯絡直系軍閥甚力的陸建章，引導奉軍入關。在距離天津五十里路的軍糧城，設立關內奉軍總司令部，張作霖兼

總司令，徐樹錚以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他不但協助段祺瑞利用張勳復辟的機會東山再起，重作出岫之雲，而且多方策劃，使馮段之爭的結果，又是段祺瑞佔盡上風。然後更進一步在北京成立安福系俱樂部，一手製造安福國會，進而直接了當的把段祺瑞推到大總統寶座上去。那真是徐樹錚炙手可熱，權勢絕倫的一段時期。尤其民國七年他以一旅兵力，不費一兵一卒，兵不血刃的收復外蒙古，更使他的聲譽如日中天，獲得了舉國人士一致讚揚。

然而，世間事往往是盛極必衰，日中則昃。徐樹錚的畢生事業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也就漸漸的在走下坡路了。他編練的邊防軍迅速擴充到三師四混成旅，自此他公然的以「西北王」自居。先就引起了「東北王」張作霖的疑懼，何況他收復外蒙古，又被張作霖認為侵入勢力範圍圈。奉張首先和徐樹錚交惡，從而給了居於下風的直系曹錕、吳佩孚以有力的聲援。皖奉聯合陣線一致而為直奉暗中勾結。——從鴉片戰爭之敗，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全國統一，公元一八四二到一九二八年，這八十四年裏的中國政局，多多少少都跟東西列強有點關係。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傾全力於歐洲戰場，日本便趁機崛起，幕後操縱皖系，作為他們遂行侵略我國的工具。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歐戰告終，德國戰敗，從此喪失在中國半殖民地爭權奪利的機會。但是英美等國在戰勝之餘，迅即轉移注意力於東方，他們不容許日本在中國漫假形成獨霸的局面，頭一步就得先把皖系的勢力推翻。也正因為這種內外在的情勢所迫，促成了直皖戰爭。就皖系來說，段祺瑞錯不該置徐樹錚於東路，以段芝貴當西線。吳佩孚把握了皖軍這一弱點，以雷霆萬鈞之勢擊潰皖軍主力。於是皖系——安福系土崩魚爛，全盤瓦解。段祺瑞躲回府學胡同家中閉門不出，不久遷居天津宣告下野。徐樹錚則由日本公使館保護，旋即躲在柳條箱裏被運出北京城。這是民國九年十一月間的事。

專為段祺瑞揹黑鍋

皖系戰敗，段祺瑞跟徐樹錚從九霄雲裏直栽下來。徐樹錚被日本人護送到上海，住在英租界麥根路，浙江督軍盧永祥麾下的一名師長陳樂山的渠渠華屋中，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和「全唐詩」。這一年徐樹錚四十一歲，算得上是他一輩子裏流年不利，運氣最壞的一年。他從一名書記官爬到了昭威將軍、陸軍上將，將氣燄薰天的皖系，一把抓在手掌心裏，使段祺瑞臻及環視海內，無人可敵的崇高地位。殊不料竟會一敗塗地，皖系風流雲散。他自己成了敗軍之將，又在日本兵營困處三個月，臨了竟是裝在箱子裏偷偷逃走。尤且被北政府列為直皖之戰的罪魁禍首，嚴令通緝。將皖系的一切罪名，都往他身上栽。通緝令文中曾有所謂：

「……此次徐樹錚等，稱兵畿輔，貽害閭閻，推原禍始，特因所屬西北邊防部隊，有令交陸軍部接收辦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繼而煽動軍隊，遽啓兵端。甚至脅迫建威上將軍段祺瑞，別立定國軍名義，擅調隊伍，佔用軍地軍械，逾越法規，恣逞私圖。……」

徐樹錚的罪狀，便是曹錕、吳佩孚發動直皖之戰的表面理由。妙的是段祺瑞身為皖系首腦，定國軍的主帥。戰敗以後，反由直系接收的北政府，替他飾詞卸責脫罪。把定國軍之設立，直皖戰爭的發動，一概歸諸於徐樹錚的「煽動、脅迫」。這固然是因為段祺瑞身為老衰的繼承者，北洋系首領，又復為曹錕、吳佩孚師輩的關係。然而，却也說明了徐樹錚除了彈智竭慮，賣命出力，專為段祺瑞打天下，保江山之外，他還另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專門給段祺瑞「揹黑鍋」。

頭一次揹上了黑鍋以後的徐樹錚，他為老段秉忠心，報知遇，俾使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重振聲威，東山再起。

他在「直系中央」叫得震天價響，曹吳勢力瀰漫全國的時候，猶仍出生入死，僕僕風塵。赴桂林謁孫中山先生，走關東晤奉張，竭力促成「孫段張三角同盟」的實現，聯合西南、東北的力量，共同倒直，從而發動了直勝奉敗的第一次直奉之戰。其後還一度利用舊部王永泉的兵力，逐走福建督軍李厚基。開府延平，據有八閩。其結果是將直系四大金剛之一——孫傳芳的勢力引入福建，給孫傳芳奠定了稱霸東南的初基。

民國十一年十月，徐樹錚在福建鐵羽而走，再到上海，閉門讀書，但是仍然繼續暗中活動如故。十二年他去訪問過一趟日本。十三年孫傳芳逐走王永泉，據有全閩，和江蘇督軍齊燮元南北夾攻，兩路用兵，爆發了蘇浙戰爭。皖系僅存的勢力浙江督軍盧永祥腹背受敵，戰事失利，他在十月十三日宣布下野。然而徐樹錚仍不灰心，他在上海公共租界設法聯繫殘餘的浙軍，徐圖再舉，因而被親直系的英國人唆使公共租界當局，將他軟禁。

不過，徐樹錚奔走促成的孫段張三角同盟，旋不久仍然發生了作用。蘇浙之戰方始告終，十月十七日，直奉二次戰爭揭幕，奉軍統帥張作霖爲瀟雪前恥，整軍經武，捲土重來。直系的內部則正有津保派與洛派之爭，步驟不一，陣腳零亂，因此一般行情都看好奉方。然而，很不幸的，徐樹錚在這個可能大展鴻猷，一獻身手的結骨眼上，被英國人發動北京公使團，發出訓令，飭由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強迫出洋。由英國偵探押解，登上英國藍烟公司公司的客輪，直駛香港，再赴英倫。押解人員奉有命令，在他抵達英國利物浦以前，一路不准下船。

偏偏事出意外，就在徐樹錚被押赴香港的途中，直奉二次大戰有了驚人的變化。直系大將馮玉祥，被吳佩孚任爲第三路總司令，率領所部由古北口進攻熱河。馮玉祥由於在直系陣營裏標新立異，不爲曹錕、吳佩孚等

所喜，連吳佩孚獎酬其一次直奉戰爭所立功勛昇予的河南督軍一席，也被吳氏予而復奪，送給他的把弟張福來。馮玉祥則調升有名無實的陸軍檢閱使，使馮玉祥深心忿懣不平，積怨日深。於是，他便乘吳佩孚和張作霖在山海關前反覆鏖戰的緊要關頭，決心倒戈。一則報仇雪恨，一則企圖坐收漁翁之利。馮玉祥派人和時在天津伺機將起的段祺瑞接洽，——這便是馮玉祥走錯了一着棋，他不該眼睜子那麼淺，一心想得一筆錢。他向段祺瑞索十萬大洋，作爲他臨陣倒戈的代價。

身在江湖心存北闕

段祺瑞一向只曉得要槍桿子，搞武力政治，他是北洋軍閥之中比較不要錢的一位。馮玉祥一開口便是十萬，他委實拿不出來，但是他還有三角同盟的盟友張作霖，直奉二次大戰正打得激烈，馮玉祥倒戈是張作霖獲勝的無上良機。所以段祺瑞馬上就把這一件事知會了奉張，奉張覽電大喜，他迅即撥匯奉票一百五十萬元，折合大洋十五萬。段祺瑞一交給馮玉祥，他便在十月二十三日潛師回京，拘禁曹錕，下令停戰，以黃郛代理內閣總理。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入京出任臨時執政。北政府出人意外的大變局，迅速傳播全球各地，香港總督府也得到了消息，因此，據徐樹錚的哲嗣徐道鄰說：當徐樹錚所乘的輪船抵達香港，香港總督竟然派人恭請徐樹錚下船，向他表示歉意，並且通知了他：從此以後他的行動完全自由。

段祺瑞一向倚徐樹錚爲左右手，凡事都聽徐樹錚的主張。當他在失敗下野，蟄居天津，手上正是無兵無勇，無錢無勢的時候，忽然由於直奉二次大戰，直軍失敗，曹錕垮台而張作霖的東北軍，正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在京畿相持不下，很可能因爭權奪利而劍拔弩張之際，以居間緩衝的姿態，出任臨時執政。在那種複雜微妙的情

況之下，以段祺瑞剛勁倔強，「氣」令智昏的作風，無可否認那是絕對無法應付得了的。因此，在那個要緊萬分，關係皖系整個前途的重大關鍵，徐樹錚在香港既已恢復自由之身，可以安然無恙的回到北京去。尤其段祺瑞還在虛懸國務總理一席，以待小徐之來。徐樹錚却又爲什麼不此之圖，從速返京與聞大計呢？這真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謎。

據徐氏哲嗣徐道鄰在他所編述的「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一書中曾謂：

「等我們（按指徐樹錚的兩個姨太太，徐道鄰，還有庶出的兩個小孩，奶媽傭僕等人）到了香港的時候，段合肥（按段祺瑞籍隸安徽合肥）已經就了臨時執政的位子了，他打了好幾個電報叫我父親回北京。但是他因爲已經下了出洋的決心，並且作種種的準備也不容易，就把長期計劃改爲短期。臨時把兩個小囡囡和奶媽送回上海去了。他仍按照原來的計劃，搭乘阿馬遜號離港。……」

另據袁世凱的女婿，段祺瑞的乾妹夫，在徐樹錚出國考察期間擔任隨員，參與機要的薛學海記述則謂：

「頃之，船抵中途，鵲報傳來，獲悉段已晉京執政，總揆一席，虛懸以待。徐氏認爲朝政如麻，殊難抗狼虎之羣（指馮玉祥、閻錫山、張作霖三人。——原註），報國有心，寧願咄咤頓挫之際。從今以後，將使迅雷烈風之行，變作光風霽月之態，其庶幾乎一境熙春，萬家安堵，此乃徐氏由衷之言也。既悔昔日之孟浪，遂滋心情之蛻變。當時段徐之間，函電交馳，徐氏志不可奪，爰拜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之命。」

以徐道鄰、薛學海兩家的說法而斷，自以徐道鄰一說較爲接近事實，因爲徐樹錚一行自香港買棹赴歐是在十一月下旬，前此，段祺瑞早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就臨時執政職。不會如薛學海所謂的：「船抵中途，鵲報傳來，獲悉段已晉京執政」。薛氏之有此誤，大概是由於他之担任徐樹錚的隨員，係在駐英國公使館就地徵調，從

香港到馬賽的那一段行程，他不在考察團員之列。不過，他所描寫徐樹錚去國行的心情，倒還談言微中，可資採信。申而言之，那便是徐樹錚深知段祺瑞雖然再度出山，貴爲執政，但是他本身毫無實力，早已成爲北洋系的紙老虎。夾在馮、閻、張三大之間，必定會焦頭爛額，難以應付。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若邁返北京，出任內閣總理，對段祺瑞非特無益，反而有害。同時，他更凜於直皖戰爭皖系戰敗的前車之鑑，瞭然列強撐腰的重要。由而急於替段祺瑞打開一條國際路線，先讓段祺瑞的腰幹子硬起來，再從事羣雄逐鹿的內爭。即使所謀不成，他也還能够買空賣空，引起「狼虎之羣」的猜忌疑慮，而讓段祺瑞挺一挺胸，昂一昂首。因此之故，如果我們說徐樹錚的考察歐美之行，是「身在江湖，心存北闕」，當不爲過。

支持此項推斷的證據之一，是爲段祺瑞應徐樹錚之請，所畀予他的名義，原爲考察歐美政治專使。其後即順應徐樹錚的要求，在歐美各國之間又加上了一個日本。有此一國之加，遂使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奉張是馮玉祥老闊

徐樹錚這個「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在北政府來說，確是空前絕後，非同小可的。首先，他是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的私人代表，他可以比段祺瑞本人，更有資格表示段祺瑞的意見。其次，他被賦予全權，能代中國元首和世界各國簽定條約，達成協議。第三，他又負有考察各國使領人員的重責。第四，則段祺瑞先已下令，考察團的經費不加限制，悉由徐樹錚做主。爲了便於供應款項，執政府還特地派遣中南銀行的董事長胡筆江，一路同行。

有了這幾層緣故，難怪徐專使的體面風光，迴乎尋常。他從香港到馬賽，入巴黎，先將家眷遣送回國。然



，祥玉馮的錚樹徐殺槍江之張使指
。服制的兵大穿是總中軍在他

後羅致規模
龐大的考察
團員人選。
大抵軍事方
面的專家，
如宋子揚、
褚其祥、韓
振先、劉卓
彬、孫象震
、李鼎、司
可莊、褚哲

文、韓輝榮，都是由國內隨同徐樹錚同往的。文職人員如林子峯、翁克齋、張文軒、董世五，則自國內調用。除此以外，又在我國駐歐美各使館，陸續調用了薛觀瀾、朱佛定、王治燾、汪延熙、蔡增基。還有留歐美的中國學生段茂瀾、吳國炳、譚伯英、李錫恩、段厚民、和徐贊化。

徐樹錚一行先訪英倫。英國朝野對他招待週到，非常禮重。英國外交部爲他設宴，皇家學院特地舉行歡迎會，請他講演。英皇喬治五世和瑪麗皇后曾予接見，並且請專使團全體參加皇室園遊會。考察臧事，還頒贈一座CMG勳章（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他的隨員也都獲得了

OBE勳章 (Offic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然後重返巴黎，正式訪法，續訪比利時、荷蘭、瑞士、捷克、到羅馬謁見義大利國王愛麥虞限，赴柏林訪候艾勃德總統。旋於十四年春訪莫斯科，時值列寧死後兩年，蘇聯還是齊諾維夫、托洛斯基和史大林共同統治時期，三俄會正在從事明爭暗鬥，無人敢於逆料究將鹿死誰手？徐樹錚抵達莫斯科時，蘇聯當局待之以半君主禮，由外交部長齊霍林躬親迎迓。復由蘇聯外交部舉行盛大晚宴款待，蘇聯首要一體出席，但是值得注意者厥爲馮玉祥所最崇拜、親近的蘇聯軍事委員長，兼陸軍部長托洛斯基，他托故不曾參加宴會。盛宴過後，齊霍林邀徐樹錚作竟夜談，兩人辯論通宵達旦，聲聞戶外。徐樹錚給予齊霍林一項鮮明的印象，那便是他決不可能作爲蘇聯侵華的工具之一。曾有人說：他就在這一次會談中種下了殺身之禍。

從蘇聯再回巴黎休息，然後訪美、訪日，自日本乘大洋丸啓程返國。在徐樹錚結束環球考察之行，返抵國內之先，我們必須先瞭解一下當時國內的政局，尤其是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之間的關係演變。

根據馮玉祥的說法：他在直奉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即已與段祺瑞和張作霖，有所密商，成立了一個段張馮三角聯盟。三角聯盟締結的目的在於推翻「直系中央」，打倒曹錕吳佩孚。事前且曾約定：

「事成以後，擁段祺瑞爲臨時執政，奉軍仍舊退回關外，不再過問關內之事。國家大計，聽由段執政主持，軍人不得干預。」

不過，按照張作霖的說法，却是：

「那馮玉祥拿了咱們一百萬老奉票，是咱們收買了來抽吳佩孚後腿的。咱們是掌櫃的，他是伙計，他沒資格說話！」

雙方各執一詞，於是，在直奉二次大戰，直敗奉勝，繼而在天津舉行的段、張、馮會議席上。馮玉祥和張作霖，就不可避免的起了爭執。首先是馮玉祥指責奉軍不但在戰後源源入關，逐走直隸督軍倒戈有「功」的王承斌，佔據天津，以李景林爲直隸督辦，而且更派張宗昌在天津附近收編直系潰兵，大事擴軍。張作霖一怒之下，立即板起臉來，直指二次奉直之戰的勝利，係由奉軍力戰所獲，馮玉祥是偷機取巧，趁勢倒戈。怎可以和平奉軍的汗馬功勞相提並論？言下之意，奉軍是主，馮玉祥不過從之而已，他憑什麼要這要那？

天津會議鬧了個不歡而散，留下無窮後患。段祺瑞夾在兩大之間，祇好費盡心機，說破嘴唇皮，以調人自居。使張、馮雙方很勉強的達成了協議：以馮玉祥爲西北督辦，他的國民軍可以沿平漢鐵路向南，或出張家口向西北發展。奉軍則以津浦鐵路爲其勢力範圍圈。只要張作霖願意，他隨時可向蘇浙皖贛用兵。

越俎代庖拍個電報

如此這般的分贓，在表面上看來誠然公平。但是以實質而論，則馮玉祥的所獲遠遜於張作霖。因爲達成協議之時，馮玉祥國民三軍孫岳所部正與吳佩孚的參謀長李倬章在保定一帶激戰，勝負還在未定之天。而且河南、湖北都有吳佩孚的殘餘人馬，湖北督軍蕭耀南所部，更是不可忽視的一支勁旅。吳佩孚本人正因馮玉祥倒戈把他恨之入骨，他已在循海道，入長江，馳赴湖北武漢途中。吳佩孚只要能够抵達湖北，他必定會重整舊部和馮玉祥決一雌雄。馮玉祥爲避吳佩孚之鋒，他很可能被迫放棄平漢鐵路沿線退向西北。張作霖呢？東南半壁就只有沒交過手的直系後起之秀齊燮元和孫傳芳，齊孫羽毛已豐，不可能接受吳佩孚的指揮。他想向南發展，當然要比馮玉祥那邊容易得多了。

但是奉軍聲勢浩大，又是得勝之師，擁有資源素豐，工業設施允稱全國第一的東北根據地。馮玉祥則「喫人的嘴軟，拿人的手軟」，何況自己的實力又無法與奉張抗衡。他只有暫時隱忍，勉予同意。搶先進入察哈爾、綏遠、寧夏、甘肅四省，預留一個退步。其後孫岳擊敗李倬章，佔領保定以南冀南一帶，胡景翼的國民二軍更進入河南，入主中州。直到這個時候，馮玉祥的勢力方始漸漸的擴充發展起來。

張作霖目覩保定一勝，馮玉祥倏倖打通了平漢線，他的國民軍一直推展到豫鄂邊界的武勝關。而吳佩孚又受厄於嫡系部將蕭耀南，困守在鷄公山上，一時之間還難以發動討馮之戰。馮玉祥的勢力再這麼發展下去，終將和他分庭抗禮，將錦綉河山從北到南剖為兩半。張作霖爲了猛著先鞭，先馳得點，他命楊宇霆、張宗昌、姜登選大舉南下，以風掃落葉之勢連下山東、安徽、江蘇三省。於是張作霖以張宗昌督魯、姜登選督皖、楊宇霆督蘇。從東北到東南，盡是奉張的天下。

然而楊宇霆、姜登選擁兵七八萬衆，雄據江左，對於兼有浙、閩兩省的孫傳芳，自然構成莫大的威脅。孫傳芳爲蘄求自保，他採取以攻爲守的戰略。聯絡蘇皖二省敗於奉軍的陳調元、白寶山、馬玉仁、馬聯甲諸將，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反攻蘇皖，驅逐客軍。論兵力，孫傳芳的聯軍洵非奉軍的敵手，但是在聯軍發動攻勢之初，就有兩位較高明的北洋將領，看出了大不利於奉軍的客觀情勢來。

其一是奉軍統帥張作霖，其二是遠在國外的徐樹錚。張作霖和徐樹錚不謀而合，都認爲奉軍自東北到東南，戰線太長，補充不易，隨時會有被聯軍分段擊破，首尾無從呼應的危險。所以張作霖分電姜登選和楊宇霆，指示機宜的說：

「倘孫軍大舉來犯，即刻全師北歸，切切不可與之力戰！」

徐樹錚則眼光比張作霖更爲遠大，他早在奉軍南下，張作霖發表楊宇霆爲江蘇督軍的時候，先已發出通電表示反對。在表面上看來，誠然是徐樹錚在以江蘇軍界顯要的地位反對奉軍入侵他的桑梓之地，父母之邦。可是骨子裏却全然不是這回事。由於徐樹錚出任過奉軍副總司令，代理關內奉軍總司令，那時候楊宇霆就担任他的參謀長。所以他在那一封電報裏有借筋代籌，意味極爲深長的一段話，是爲：

「懸軍遠戍，得不償失；變生肘腋，噬臍何及！」

臨到孫傳芳的聯軍，向七八萬之衆的奉軍大舉進攻，楊宇霆和姜登選因爲聽過徐樹錚的忠告，又奉到張作霖的密令。他們果然虛幌一槍，不戰而退。遂使孫傳芳不費吹灰之力，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拿下了江蘇、安徽兩省。自此他擁有蘇、浙、皖、贛、閩五省地盤，以南京爲其總部所在地，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儼然東南霸主，投鞭足可斷流。

上海三大亨保鑣記

張作霖拍給楊宇霆和姜登選的密電，孫傳芳當然無從見及，因此他並不知道張作霖有抽兵急退的這一妙著。不過，徐樹錚勸楊宇霆放棄江蘇發的却是通電。所以孫傳芳在喜出望外獲得重大勝利之餘，他第一個聯想便是端賴徐樹錚在楊宇霆之前痛陳利害，促其北歸，方始幫了自己一個大忙，他對徐樹錚實具無限的感激。另一方面，張作霖由於徐樹錚的借筋代籌，和自己的戰略觀點不謀而合（甚至於還可以說是張作霖採納了徐樹錚的忠告，因爲徐樹錚的通電發之於前），也很感激他對奉軍存亡的關切，由而恢復了對他的好感。徐樹錚的一封通電起了這麼大的作用，有了如許之多的收穫，這正是徐樹錚回國奔走孫段張聯合陣線的張本。

但在當時，孫傳芳、段祺瑞、張作霖和徐樹錚，誰都不曾料到，徐樹錚的那一封通電恰好歪打正着，破壞了馮玉祥一個絕大的陰謀。無意間斷送了他擊滅張作霖，活捉吳佩孚，兼併孫傳芳，進而宰制中原，稱霸天下的大好機會。——原來，當時馮玉祥已經抓住了張作霖的弱點，張作霖的奉軍精銳，係由他麾下的驍將郭松齡所編練，所率領，所指揮着與吳佩孚的直軍在山海關一帶進行天崩地坼的血戰。可是二次直奉大戰告終，張作霖「分茅列土」，大賞功臣，李景林督直、張宗昌督魯、姜登選督皖、楊宇霆督蘇，偏就是勞苦功高的郭松齡不曾獲得一個地盤。郭松齡為此頗表憤懣。馮玉祥便乘虛而入，挑撥煽惑。他請郭松齡到北京觀操，跟他締結了祕密協定，一旦孫傳芳聯軍進攻蘇皖兩省奉軍，馮玉祥便在山東、河北之間出兵，直下江淮，把那七八萬名奉軍聚殲於江淮一帶。此時，郭松齡則率部直入山海關，消滅奉張，代之而囊括東北三省。

如意算盤早打好了，馮玉祥、郭松齡的部隊已在準備出動，孫傳芳正向江蘇進兵。楊宇霆、姜登選的七八萬大兵竟會放棄抵抗，迅速撤退。使馮玉祥、郭松齡的滿懷熱望全落了空。馮玉祥、郭松齡也無從獲知張作霖曾有電令，兩員倒戈將軍自然而然的又歸咎於神出鬼沒、詭計多端的徐樹錚。因為他有過忠告楊宇霆一電，乃使馮玉祥的殺機又起，徐樹錚回國以後的處境越來越危險。

船抵吳淞口，上海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同乘小輪，直登天津丸甲板專程迎接，三大亨的在東洋輪船上同時出現，使船上的華洋乘客交頭接耳，嗡嗡然訝異議論之聲不歇，因為這是空前絕後的一個場面。三大亨控制上海灘，手下徒子徒孫何慮成千上萬，這是盡人皆知的祕密。徐樹錚早就認得三大亨，彼此意氣相投，私交彌篤。但是他也明白今天三大亨特地遠道而出，登輪迎迓，並非純粹出之友誼，其實是隱寓保護之意。往好處想徐樹錚顏面有光，至少在上海可保安全無虞。因為滬上三大亨待徐樹錚之禮，甚且在卸職總統黎元洪

暨其如夫人黎本危之上。然而，徐樹錚甫入國門就要接受保護，也意味出在他週圍的魔影憧憧，殺機四伏。

和三大亨握手寒暄，連聲道謝，聽說黃浦江裏的東洋碼頭上還有盛大熱烈的歡迎場面。徐樹錚登時就精神一振，神采飛揚。他高聲的喝令隨從：

「把我的陸軍上將大禮服取來！」

斯語一出，徐樹錚的隨員當下就眉頭一皺，面面相覷。雖說有黃、杜、張三大亨陪侍左右，親任保鑣，但是輪船碼頭之上，稠人廣衆之中，白羽高聳，金碧輝煌的陸軍上將大禮服畢竟目標顯著，引人注目。萬一有人乘機行刺，那就太危險了。因此，薛觀瀾迫不得已的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

「專使還是穿便服吧。」

孫傳芳感激之情

徐樹錚在艙房當中霍的轉過身來，他目光閃閃的望着薛觀瀾問：

「爲什麼？」

「碼頭上等候恭迎專使的人那麼多」，薛觀瀾眼珠一轉，想出了個理由說道：「專使換陸軍大禮服，要多耽擱不少時候，那豈不是要讓他們等得太久？」

「就讓他們多等一下好了，」徐樹錚輕鬆的一聳肩說，接着，又用上海人對黃金榮的尊稱，親暱的問：「黃老闆，你方才不是說過，孫肇帥聽說我今天到，他要從南京起來接我？」

黃金榮笑吟吟的點着頭答道：

「不錯，是有這個說法。」

於是，徐樹錚便在跟他的隨員們解釋的說：

「孫馨帥特地趕來接我，這就是正式會晤，我當然要穿禮服。」

薛觀瀾緊接着就問：

「倘若孫馨帥匆匆就道，他沒有穿上大禮服呢？」

徐樹錚意味深長的說：

「他盡他的心意，我盡我的禮數。」

薛觀瀾無話可說了，退到一旁。徐樹錚準備進內室更衣，他面向三大亨打個招呼說：

「請三位稍坐，我去換件衣服。」

三大亨不約而同的答道：

「專使請便。」

可是，徐樹錚正要邁步往內室走，他的祕書長朱佛定搶前一步，攔住他說：

「專使今天的身份，是否文官？」

徐樹錚頓了一頓，方始答道：

「是呀。」

朱佛定連忙說道：

「專使今天既然是以文官的身份回國，那麼，以體制而言，專使就應該穿文官的常禮服。」

徐樹錚哈哈大笑，他望望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又望望朱佛定說：

「好，算你有理。」

就此，轉過身去，進入內室，換了一套文官的常禮服出來。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很短暫的一幕，但却具有相當微妙的關係。在場各人，心情各不相同，感受自然迥異。徐樹錚的隨員，對於徐樹錚的安全，顯然的很不放心，緊張過度，但是他們也希望藉此小事必欲堅持，有以提高徐樹錚的警覺。徐樹錚呢，他一方面要表現他昂然無懼的男子漢大丈夫氣概。一方面想在三大亨面前，表示他對孫傳芳的重視，藉此機會對北洋直系的實力派人物，有所籠絡。同時，他更瞭然三大亨在黃浦灘的龐大勢力，黃杜張親自保駕，那份量抵得上千軍萬馬，他隨員不必要的緊張，很可能使三大亨滋生誤會，以為這般「書篤頭」過於小覷了他們。江湖中人，最重面子。尤其這三位都是打出天下，頂兒尖兒的人物。黃金榮被公認為黃浦灘上的「衆家老闖」，杜月笙一向以「閑話一句」聞名於世。張嘯林更是眼睛長在額頭上的強項之輩，三大亨親來保鏢，居然還有人顧慮徐樹錚的安全問題，這等於是對三大亨表示不信任，當衆下他們的台型。萬一那三大亨怫然不悅，或則勃然大怒，那麼，他們把臉孔一板，拂袖而去，百分之九十九，徐樹錚一行就不敢在上海下船。豈不是化友爲敵，弄巧成拙？此所以，徐樹錚經過他隨員點破了穿禮服不妥以後，明知言之有理，也不得不在三大亨之前，再堅持那麼兩下，免得把大好局面反搞僵了。

秋操、到蘇州吃月餅

在三大亨那一方面，過去，他們比較接近皖系與奉系，跟直系軍閥，若即若離，絕少往還，必要時還暗中

助皖，扯扯直系的後腿。民國十二年齊盧之戰，直系齊燮元的驍將冀汝桐，奮力突破皖系盧永祥的太倉陣地。盧永祥亟於揮師馳援，可是他的部隊水路靠木船，陸路唯徒步，急切之間，無以爲計，便在他瀕臨敗陣的生死關頭，三大亨一聲令下，調齊租界上的卡車汽車，駛赴龍華，加速兵運，盧永祥終將冀汝桐擊退，局勢轉危爲安。到了民國十三年，奉軍入關，佔領南京上海，直系大將孫傳芳鼓勵部下「到蘇州喫月餅」，發動藉秋操爲名的奇襲，一舉攻陷南京，把奉軍逐出江南，從此席捲蘇浙閩皖贛五省，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皖敗奔走直勝，彷彿東南半壁江山改朝換代。黃杜張三大亨正在悚悚自危，偏有聰明曉事，不甘鴉片財源就此杜塞的孫郎，十分嫵媚，先派人送給杜月笙一紙委任狀，派他爲總司令部參議，讓杜月笙平生破題兒第一遭當上了官，他還得意洋洋的着上軍裝照了張相。孫傳芳派名地質學家丁文江爲淞滬商務督辦，使杜月笙充任他在上海的坐探，由丁文江、杜月笙二人一明一暗替他看好這五方雜處的十里洋場。徐樹錚自海外回國，正值孫傳芳與三大亨盡棄前嫌，攜手合作之始。徐樹錚既然是孫傳芳的上賓，三大亨又是奉孫之命來任保護之責，自然對於那些不信任的幾句閑話，也是裝聾作啞，不擺在心上了。

黃埔江東洋碼頭上，是有個旗幟飛舞，軍樂悠揚的熱烈歡迎場面，可是孫傳芳還未及趕到，三大亨早已有週密的安排。在徐專使和各界歡迎人士打打招呼握手後，碼頭之外，一長串的汽車早已準備好了。三大亨爲了表示保護週密，禮重貴賓，由黃金榮坐在司機的旁邊，杜月笙和張嘯林，則一左一右，把坐在中間的徐專使一夾。後面緊跟着徐專使隨員的車輛，浩浩蕩蕩，開到了法租界的邊緣，徐家匯楓林橋交涉使署。由徐專使假交涉使署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

會後，孫傳芳已自南京趕到，他親赴楓林橋，迎候徐專使，然後雙雙驅車上海市商會，出席上海各團體盛

大歡迎徐專使和孫馨帥的聯合大會。入會場後，爆竹長鳴，掌聲如雷，會場情緒至爲熱烈。孫傳芳很客氣的請徐樹錚就中高坐，他坐了演講台上的第二位，在徐樹錚、孫傳芳的兩旁，五省聯軍總司令部的達官顯要，羣雄並集。計有新任江蘇省省長陳陶遺、淞滬商務督辦丁文江、第一師師長陳儀、浙江省省長夏超、第二師師長盧香亭，第十混成旅旅長孟昭月等，東南要人，踴躍一堂。此外還有一位遠客，那便是北平臨時執政府裏，由段祺瑞派來的歡迎代表宋子揚。他是徐樹錚的同學、舊部、邊防軍旅長，宋子揚在記者招待會結束以後，孫傳芳尚未抵步之前，曾經被徐樹錚邀入密室，扁室密談。當宋子揚報告他段祺瑞處境之艱危，執政府之形同虛設，諸多京華近事，徐樹錚就此顯得憂心忡忡，大不開心，因此，在那麼盛大的歡迎會上，他竟也有些沒精打采，魂不守舍。

締結未深識為國器

但是，當天晚上，徐樹錚又和對他執禮甚恭的孫傳芳，作了一次長談。談話的內容必有可喜之處，徐樹錚的神色，顯得開朗多了，他在送走了孫傳芳以後，向他的隨員宣佈：

「明天早晨，我們和孫馨帥去南通，專誠拜訪狀元公張季直（謇）先生。」

徐樹錚和孫傳芳兩員陸軍上將聯袂來訪，對南通人而言那是一件當年無上盛事。徐樹錚是北平臨時執政府段祺瑞執政的靈魂，孫傳芳則爲東南五省的霸主。他們之趨訪東南物望所歸的張狀元，當然有其政治作用。因此南通百姓萬人空巷，相率來迎。張狀元請孫傳芳、徐樹錚往遊他的東奧山莊，他擺下豐盛的酒席，款待貴賓。席間，徐樹錚高目時艱，感從中來，他曾引吭高歌一曲「大江東」，蒼涼悲壯，聲裂金石。當時就有人私底

下說這不是好兆頭，因為「大江東」一折演唱的是關公單刀赴會故事。張狀元在當日贈徐樹錚詩中即有「將軍高歌大江東」之句，往後徐樹錚罹難廊房，這位時年七十三歲的末代狀元，又曾在輓聯輓章中一再提及這當時的一曲。同時，他並在徐樹錚被殺的後三天，致電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府，深表愴悼的說：

「……締結未深，識爲國器，誰賊來歎，孰殺鄭僑？爲國爲公，悼茲良士。……」

僅祇一度會晤，短暫盤桓。徐樹錚便被南通實業大王張狀元器重到這等地步，哀悼到如此程度？由此亦可見他才華之卓越，與乎吸引力之強且大了。

從南通回到上海，徐樹錚便接到段祺瑞的急電，電文非常之迫切與懇摯，殷殷囑他不必急於晉京覆命，最好還是暫且留在上海，休息休息，再作計較。那時候徐樹錚住在上海南陽路他的私宅，接獲段祺瑞的電報以後，他立即撥電話召來宋子揚，把段祺瑞的電報拿給他看，問他可有什麼意見？

宋子揚是邊防軍五位混成旅旅長之一，又曾爲馮玉祥的西北軍將領。他既奉段祺瑞之命南下迎徐，段祺瑞自會向他指示過機宜。由於前兩天徐樹錚堅欲返京覆命，宋子揚勸他不動，因此不敢再贅。如今既然段祺瑞來了這個電報，力勸徐樹錚暫且留滬，切勿北上。宋子揚正好趁此機會慷慨陳詞，他在分析過了馮玉祥心懷叵測，以退爲進。派鹿鍾麟、張之江屯兵京畿，形同挾持。勾結郭松齡稱兵叛變，企圖一舉顛覆張作霖，西北軍與東北軍已成冰炭水火，斷乎不能相容。他形容段祺瑞無一兵一卒，處於張馮兩大之間，如坐爐上，度日如年。從而力勸徐樹錚斷乎不可冒險，隻身入虎口。他說得慷慨激昂，情詞懇切，却怎想到徐樹錚一心抱着「主憂臣勞，主辱臣死」之念，一心只爲他的老師段祺瑞着想，他找了個光明正大的題目回答宋子揚說：

「我身爲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身率考察團。既已考察竣事，返抵國內。如不管京覆命，那豈不是

要貽笑國際？關於這一件事，我志已決，個人安危在所不計，其它的也就不必再提。這是公事，實偏處此，你就不必再替我看相卜卦了，可好？」

當時，宋子揚由於深知徐樹錚的個性一向耿介脫俗，他所決定的事，任何人也不能挽回。明知徐樹錚此次北上必定凶多吉少，他也不敢再置一詞。所可能盡力的，祇是千方百計，預爲防範而已，因此，他徐徐的站起身來，面對着徐樹錚說：

「那麼，我就先去天津，給專使打前站，作妥善的安排。」

徐樹錚的妻妾之間

當徐樹錚向他的僚屬隨員宣佈：定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北上晉京，此行所有考察文件與報告書，限令即日整理完竣，裝箱攜行。看他的神情模樣，似有久居北平，不復再出的意向。這使徐樹錚的僚屬隨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當年執政府的內閣總理一席虛懸已久，人人都說徐樹錚必有組閣之望，一人得道，雞犬昇天，自難免欣然色喜，彈冠相慶。懼的是果若徐樹錚以師生之誼爲重，冒險入京企圖協助乃師段祺瑞重整旗鼓。那麼前途之黑暗危險，着實無從逆料。

一連幾天，徐樹錚的隨員們都在南陽路徐寓整理文件，收拾行囊。據隨員之一的薛觀瀾，往後在香港發表文章時，曾謂：

「……徐夫人頗知大義，乃力阻徐氏赴京。以謂段既來電勸阻，徐有服從必要。一意逕行，恐遭不測。徐夫人旋因廊房之禍，痛夫冤抑，浸成癆疾，可哀也已！」

這是一段伉儷情摯，感人頗深的文字，但却小有疵誤。薛觀瀾自己在抵港定居以後，也曾有徐樹錚的舊部告訴他說：

「當時勸阻徐氏者，實爲徐姬。吾於徐氏閨內之事，不甚明瞭。弟知徐姬二人，且係姊妹，姊有目疾，妹則娟秀，且通文墨，擅崑曲。」

事實上，徐樹錚的元配夫人姓夏，名宣，字紅筠，光緒四年生，比徐樹錚大兩歲。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徐樹錚二十一歲時，他因爲清廷朝政日非，甲午戰敗，深感痛心疾首，決心投筆從戎。他曾偷他父親的錢作盤費，想去北京從軍。還不曾走到清江浦，就被他母親親自追上，拖回家去，強使他和夏宣女士結了婚，這位元配夫人一共爲他生了四男二女。民國二年春，徐樹錚時年卅四，任職陸軍部軍馬司長，兼管總務廳，他娶妾沈定蘭，字晚君，是他一生最寵愛的女人。不過，自此以後，他也就和元配夫人日益疏遠。

民國九年春天，徐樹錚四十一歲，正任西北籌邊使，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張恰鐵路督辦。先是，他的母親岳太夫人在八年三月四日溘逝，母喪未滿一年，徐樹錚猶在服中，但是他却逸興過飛，一連娶了兩名妾。一位平氏，入門一年便被遣去，一位王慧埏，她曾爲徐樹錚育有兩女。徐樹錚死後，她在民國十五年也離開了徐家。不過，在娶進這兩位如夫人的當時，徐樹錚的元配夫人曾經爲了他不該在服中納妾，帶了兒女，從徐州趕到天津大興問罪之師，却是她沒能見到徐樹錚，反倒使她二十年前所得的精神病爲之復發，很狼狽的回到徐州。徐樹錚夫妻之間，就此斷絕音問了。

到了民國十年三月間，徐樹錚最寵愛的沈定蘭病逝，生前，她曾要求徐樹錚娶她的妹妹沈淑珮爲妾，代她侍奉徐樹錚。沈淑珮曾爲徐樹錚生了兩個女兒，十四年徐死，十五年她和另一名侍妾王氏一同離去。

綜上所迹，徐樹錚共娶了一妻四妾，其中是有沈定蘭、沈淑珮兩姊妹，不過她們確是先後進門，並非同時而侍徐郎的。

民國十四年冬，徐樹錚北上謁段之際，正值馮玉祥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唆使郭松齡在灤州稱叛，發表通電，請張作霖息戰下野，把政權交給張學良，以解除奉軍三面包圍北京之厄。當張作霖和郭松齡在關外打得難分難解，國民三軍總司令孫岳覬覦直隸地盤，他向原已與馮玉祥、郭松齡沆瀣一氣的直隸督軍李景林發動攻擊，使得李景林怒不可遏，重新回到奉系陣營，而跟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天津附近發生鏖戰。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徐樹錚率其隨員，由上海搭乘英商盛京輪啟碇赴京的那一天，節節敗退，勢若累卵的張作霖，居然又有了起死回生的轉機：日本的增防部隊開抵奉天（瀋陽），阻止郭松齡所部進入營口，並且揚言但凡華軍進入南滿鐵路兩側二十華里之內，概須繳械。這是日本援助張作霖的具體表現，使勝利在握，成功可期的郭松齡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同日，郭松齡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提出抗議，並向外交團質問：萬一發生騷擾，危及外人生命財產，誰負其責？馮玉祥連日猛攻天津李景林部，損兵折將，毫無進展。他唯有將全部希望放在郭松齡徹底解決張作霖，進佔瀋陽，據有東北全境，使李景林進退失據，斷絕歸路，因而俯首稱降上。日軍一旦公開干涉，郭松齡斷乎敵不過關東軍，馮玉祥這一下可就慘了，憤激之餘，想起徐樹錚返國之前曾經訪問日本，晉謁過日本天皇和皇后，復由日本政府設宴款待，與日本朝野人士日夕盤桓達一週之久，其間不無蛛絲馬跡可尋，於是他又把日軍橫出干涉記上了徐樹錚的賬。

段徐相見抱頭大哭

盛京輪駛抵天津，天方破曉，自告奮勇打前站的前邊防軍旅長宋子揚，特地從英國駐津總領事館借了一輛汽車前來迎迓。英國駐津總領事館爲了表示他們對徐樹錚的敬重，還派了一名職員陪同照料。汽車頭上掛一幅英國國旗，作爲標誌。當徐樹錚應宋子揚之請登車，他還以爲這輛車是駛赴天津車站去的，然而當這部汽車駛過天津市區，天津車站，一直開到了奉軍所設的檢查站時，徐樹錚眼見那名國領事英館職員坐在車裏昂然答話，他這才曉得自己是在祖國境內，接受英國人的保護。由而不禁搖頭嘆氣，喟然太息，深切悔恨他這一行有辱國體。可是他在危機四伏中，偏又不能奪門而去。

從天津到北平，自奉軍檢查站過國民軍檢查站，這一程路足行駛了三個小時。途中，徐樹錚始終埋首沉思，緘默無語。

三小時後，車抵北平崇文門，徐樹錚命宋子揚下車，去跟馮玉祥手下的大將，京畿衛戍司令鹿鍾麟打個招呼。這是他的細心週密之處，直奉二次大戰過後，北平一直在馮玉祥所部的控制之下。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張作霖的奉軍係以廊房爲陰陽道，生死界。廊房鎮上由國民軍把守，鎮外便是奉軍的戍區。廊房以西，不用說都是馮玉祥的勢力範圍圈，而北平城裏，却又以鹿鍾麟佔山爲王，真在當家。

當其時，令人惴惴不安，驚疑不定的是，縱使徐樹錚降尊紆貴，先派宋子揚去向鹿鍾麟施一禮，可是鹿鍾麟却「傲然的」並未來迎。事後方知，鹿鍾麟在那時節，即已奉到馮玉祥殺徐的煌煌嚴令。

却是徐樹錚一無所知，他仍驅車入城。而在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整，英國領事館的汽車駛抵北平府學胡同臨時執政段祺瑞的私邸，那時候，段祺瑞先已得到了消息，他在簾押房裏，等候穿着西服

的徐樹錚，身後跟隨一名隨員薛觀瀾，大踏步的走進門來。徐樹錚一見段祺瑞，立刻雙膝一屈，行那跪拜大禮

，段祺瑞也屈一膝，半跪半蹲，和徐樹錚互抱互擁，情不自禁的流下淚來。徐樹錚見段祺瑞一流淚，他便放聲大哭，於是兩人聲聲號啕的哭成了一團，而且一哭便是五分鐘之久，既不是喜極而泣，也不是死別生離。這一場大哭無非消一消雙方鬱積已久的胸中塊壘。由於他二人哭得傷心慘然，因而又有人說大非吉兆。

哭罷，段祺瑞和徐樹錚相互扶持，徐徐起立。段祺瑞自己先落了坐，然後伸伸手說：

「坐，坐，又錚你坐。」

徐樹錚在段祺瑞跟前，一向必恭必敬，絲毫不敢怠忽，所以他正襟危坐，雙手加膝，腰幹直挺，神情肅穆的說：

「不見督辦，將近五年。這五年裏真是夢寐繫之。可是今兒見到督辦，依然還是之善可陳。」

段祺瑞却儘在那兒搖頭太息，喃喃有聲的說道：

「唉！又錚，我分明教你不要來！」

接着，他又問徐樹錚的家眷可都安好？妻妾子女，他一一的叫出名字來問。徐樹錚一面據實而告，一面頻頻道謝。家中各人都問完了，段祺瑞方始問他考察俄日兩國的經過，徐樹錚則答道：

「樹錚有詳細報告，彙呈督辦。」

段祺瑞又問：

「你在上海很耽擱了些時？」

「是的。」一提上海之行，徐樹錚便精神一振，目光閃閃的說道：「樹錚在上海，前後不出十天，總算替督辦做好一樁很了不起的工作，那就是孫馨遠（傳芳）已經絕對不生問題了。這件事樹錚有十分的把握，將來

得力的地方正多。」

段祺瑞也很高興，一疊聲的在說：

「好極了，好極了！」

俠骨柔腸痛心疾首

「現今郭松齡倒戈，成敗還在未知之數。不過，關外的事情，日本關東軍有舉足輕重之勢，不是決一死戰的問題。」頓一頓，又道：「提起東北，樹錚又想起楊鄰葛（宇霆）來了，他曾經當過我的參謀長，現在奉方環境太壞，樹錚很想拉攏他過來，替督辦出力。」

段祺瑞領首稱可，於是徐樹錚再往下說：

「郭松齡真能打贏這一仗，督辦您就非辭職不可。因為馮玉祥和郭松齡兩個，形同土匪，如果讓他們狼狽為奸，聯成一氣，那我們還能有生路嗎？郭松齡倘若失敗，張雨亭（作霖）受過這次打擊，跟我們倒還能相安於一時。而馮煥章（玉祥）他羽翼既經剪除，各方面攻擊的箭頭又指向於他，督辦就該趁此機會，教他全部崩潰！」

聽到這兒，段祺瑞便戒慎戒懼的告誡徐樹錚道：

「煥章以退為進，他此刻仍在包頭和張家口發號施令。又錚，你要審慎一些啊。」

徐樹錚却弦外有音的說：

「馮煥章只怕一個人，那就是吳子玉（佩孚）。其他的人都不在他的眼裏。」

段祺瑞當然聽得懂，徐樹錚的意思是說馮玉祥目中並無段執政，因此，他怫然變色的說：

「子玉一籌莫展，煥章怕他點啥？」

徐樹錚便若有深意的說：

「將來可難講啊，總而言之，爲人莫做虧心事。」

提及了馮玉祥，雙方所談即已接觸到核心問題。由而沉默了半晌，方由徐樹錚、段祺瑞一問一答，展開了如下的一段談話——

「煥章待督辦怎樣？」

「還……還好。」

「還好？」徐樹錚怒不可抑的道：「煥章不是曾經把雲霽（皖系要角曾毓雋）都抓起來了嗎？他未免欺人太甚！」

「煥章就是疑心病太重了些。」

徐樹錚伸手指窗外道：

「督辦難道不曉得，府裏前前後後，都是煥章派的好細？」

段祺瑞爲免難堪，他竭力否認的說：

「那有這種事！」

眼見一世之雄如段祺瑞者，處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壯志消磨，委曲求全，竟然一至於斯。徐樹錚俠骨柔腸，痛心疾首，因此他憤憤然的說了一句重話：

「督辦怕馮煥章，都怕成這個樣子了！」

這句話果然使段祺瑞聽了受不了，他大聲的答道：

「誰說我怕馮煥章？我叫他來，他敢不來嗎？」

徐樹錚也不理會他的飾詞辯解，欲蓋彌彰，他仍將他的胸中韜略，和盤托出的說：

「樹錚在莫斯科，就查明了煥章跟共產黨勾結的情事，此獠不除，我國的軍隊遲早會受他的默化潛移，他若得志，則中國全部赤化，洪水一至，不可收拾。所以我們和馮煥章唯有誓不兩立。東南的孫鑒遠，東北的楊鄰葛，一定會做我們的後盾，即如南通的張季直，他也因為煥章親共，義憤填膺，須知人心向我，今日之事便以我為政，煥章現如強弩之末，其勢不足以穿魯縞。請督辦以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明令討赤，以安人心！」

徐樹錚說得慷慨激昂，段祺瑞却面有慚色，雙手直搖的說道：

「又錚，你又來了！這事非同小可，千萬不要鹵莽！」

可是，徐樹錚却毅然決然的說：

「這件事我已經籌劃很久了，事在必行，今天出府，我便草擬討赤令，等我跟衆異（執政政府祕書長梁鴻志）商量過後，再來請示核奪。」

攔車劫持圖窮已見

當日談話，到此為止。討馮一事，段祺瑞主謹慎，徐樹錚却勢在必行。第二天，郭松齡兵敗巨流河，夫妻二人雙雙殞命的消息傳來。使徐樹錚更起勁的忙於佈署聯絡各方，共同討馮。他成為馮玉祥的死敵——吳佩孚

、張作霖、段祺瑞和孫傳芳的聯絡中心，槍口業已指向馮玉祥，而北京却仍在馮玉祥的控制之下，馮玉祥之必欲殺徐樹錚，已成衆人皆知之事。因此，徐樹錚的友好都爲他担心已極，頻頻的勸他早日離京，逃出虎口。徐樹錚却仍在北京逗留了一週，直到十二月十九日，方始由於風聲太急，他匆匆的啓程，準備到上海繼續奔走聯絡。那時候馮玉祥早已有密令給駐在廊房的部將張之江。徐樹錚所乘的專車，在京津道上一再受阻，從晚間九點行駛到午夜一時，方才抵達廊房車站。移時，張之江的參謀長張鉞，帶兩名衛士，登車請徐樹錚下車休息。由徐樹錚同車的隨員薛觀瀾接見。薛觀瀾情知大事不妙，他推托的說：

「張督辦盛意可感，不過此刻更深夜寒，還要驚動張督辦和各位弟兄，徐專使實在是不敢當。」

張鉞却高聲的問：

「徐先生在那兒呀？」

薛觀瀾答道：

「徐先生病了，方才上車的時候，還在嚔嚔着頭痛欲裂呢？」

張鉞頓時就板下臉來說：

「我奉張督辦之命，請徐先生下車出席茶話會，這是很重要的事。」

薛觀瀾還在企圖轉圜的說：

「那麼，我可以會同褚其祥將軍，代表徐專使，去拜會張督辦，張督辦一定會諒解的。」

張鉞的態度，越來越趨強硬，薛觀瀾一味的攔住他，雙方互不相讓，險乎就起衝突。這時候，嘈雜的聲浪，把熟睡中的徐樹錚吵醒了。他瞋眯着眼睛，茫茫然的從臥鋪上爬起身來。薛觀瀾眼見徐樹錚自家露面，便告

訴張鉞說道：

「我說專使有病，你自己瞧瞧，該不是我誣你的吧？」

張鉞眼望着徐樹錚，欠身起立，行了個禮。薛觀瀾便也站起身來，在兩人之間互爲介紹，並且向徐樹錚報告張鉞的來意。徐樹錚聽了，明知張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但他仍與張鉞虛與委蛇，請他落坐，然後自己也坐了下來說：

「我是有點不舒服，所以一路謝絕招待，都沒下車。」

張鉞還在堅持的說：

「張督辦爲徐先生特地舉行茶話會，歡迎徐先生。」

徐樹錚怫然不悅，他說：

「我得了重感冒，不便下車。張督辦一定要見我，那麼，就請他到車上來好了。」

但是張鉞依然不肯應允，他悻悻然的說道：

「張督辦等了好久了，還是請徐先生下車吧！」

圖窮匕見，來人的意向已很明顯。徐樹錚無法忍過，他面帶怒容，直斥那位張參謀長說：

「深更半夜，開什麼茶話會？我實告訴你吧，我已經派人到包頭，和馮先生商量一切了。請你轉告張督辦，他莫要會錯了馮先生的意。」

薛觀瀾唯恐雙方鬧僵，那位張參謀長會得動蠻，他忙不迭排解的道：

「馮先生和徐專使都是一家人，無事不好商量的。」

槍聲兩響餘波盪漾

却是，張之江已經奉到馮玉祥的三令五申，要在這國民軍所控制的最後一站，殺徐樹錚。基此，張鉞便不再答話了，他霍的起立，掏出一條手巾，往車窗外一揚。湊着燈光，祇這便是暗號。轉眼之間，就有十餘名國民軍擁擁登車，不由分說，一語不發，拖起了徐樹錚，就往車門口走。薛觀瀾情急大叫：

「徐專使這次出洋考察，晉京覆命，各國都很注意，你們這樣蠻幹，也得替國家體面設設想呀！」

喊聲方歇，一槍托砸在他的頭上，額頭涔涔滴血，薛觀瀾仆地便倒。却是不一會兒，又有兩名國民軍，捉住了他的手臂挽他下車，一路飛快的直往前追，天色如墨，四野蒼茫，薛觀瀾被推挽到被挾持的徐樹錚身後，彷彿看見他曾回過頭來兩三回。但是馮玉祥的部下如狼如虎，挾着他們兩人一路如飛的走，徐樹錚連交代一句最後遺言的機會都不可得。半路上他掉了一隻鞋子，狼虎之卒也不准他停下來撿。一世之雄，權傾朝野的北府小徐，定邊名將，便這麼一步一癩的完成了他最後的旅程。徐樹錚被人拖拖拉拉的快步奔跑一里來路，走在後面的薛觀瀾驟聞槍聲兩響，劃破了北國原野的靜寂，徐樹錚就此倒臥於血泊之中，結束了他絢爛多姿，彩色斑斕的一生。時在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一時三十分，徐樹錚得年四十五歲。

徐樹錚被槍殺後，有一名國民軍的軍官，趕上前來，問明白了薛觀瀾的姓名和身份，這才兩手推開左右挾持着他的國民軍，把他從陪死的鬼門關口救了回來。徐樹錚的隨員，連同薛觀瀾在內，都被押到張之江司令部的一間馬棚，傷心欲絕，相對流淚。一直等到前此在廐房被徐樹錚所殺的陸建章之子陸遜武匆匆乘車趕來，由他自承「代父報仇」，惡狠狠的對徐樹錚破口大罵。然後再經軍法官疲勞審訊，自各具結，立誓決不將徐樹錚

被殺經過向外人洩露，方始縱之而去。第二天，京津各報都登出了陸承武所發的通電，代馮玉祥諉過頂罪，聲稱他是爲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因而伺機在廊房手戕徐樹錚的。此外，則又有馮玉祥致電臨時執政段祺瑞，據謂徐樹錚上將有功於國家，不幸在途中爲「匪人」規害，死狀甚慘，請政府優予褒卹。貓哭老鼠假惺惺，徒然引人恥笑而已。但是段祺瑞「居安思危」，他的答覆是一片沉默。

徐樹錚之死，可以說是北洋軍閥驚濤駭浪、腥風血雨式內爭私鬥最戲劇化，同時也是最後的一幕。因爲從此以後便形成了吳佩孚、張作霖由死敵結爲盟友，向馮玉祥展開猛攻，迫使馮玉祥避往蘇聯。等到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批亢擣虛，所向無敵，將近一百萬的北洋軍閥隊伍全盤瓦解，風流雲散。全中國的老百姓重觀天日，額手稱慶，北洋軍閥自此成了歷史的名詞。

徐樹錚廊房遇刺的最後餘波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徐氏哲嗣徐道鄰鑒於二十年追訴的時限將屆，他具狀向北碕地方法院控告張之江，向軍事委員會控告馮玉祥。其後，他奉到軍事委員會的批示，根據民國十四年適用的刑法，殺人罪追訴應爲十五年，他的控告因而失效。不過，在當時仍然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本文之作承政大教授邵鏡人尊兄供給資料特此致謝。）